

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

陳之邁

政府當局近日來很努力於憲法草案的審議，中常會根

據去年十二月四屆五中全會的決議制定了五項原則，叫立

法院去增刪去年十月十六日的憲法草案。這次增刪條文，

審議憲法的目的安在，現在尙沒有公開宣布。我們不曉得

這是順應近來各方開放政權的呼聲而做的官樣文章，抑是

真誠地認為訓政應當結束而做憲政的籌備；我們不曉得這

個憲法草案經過立法院審議，六中全會通過後，即召開國

民大會表決，立即施行，抑只是把草案做好了放在一邊，

束之高閣來做裝潢門面的點綴品（如預算法，七月一日前

的法院組織法一般），然後指定一個隨時可以更改的日期

召開國民大會；若是後者，我們也不曉得在憲法未頒布施

行以前，是制定一種預備立憲計劃呢，抑是再行繼續應用

那個訓政綱領。這是我們截至目前關於憲法問題所知道的

一點點消息。當局現在雖然并不像前此公開徵求國人的意

見，甚至於在修改憲法草案五項原則釐定時當局還有秘密

不宜的趨勢，我們却願在此貢獻一些意見備讀者參詳。

本年十月十日南京中央日報「國慶紀念辭」裏有這種

的說法：

革命黨人視成敗利鈍爲尋常，毀譽禍福如烟雲，乃
至精神上之侮辱擄掠，皆爲其運命上應有之遭遇。

中國今遭空前之國難，而秉國政者適爲本黨。本黨

黨員視外來物質精神上之侵暴侮辱，一例看爲革命

黨人運命上所必經之階段，無足介意，無可重視。

惟本黨黨員今日日本其革命黨人之立場，有不能不爲

內外正色相告者，即今日國事之壞，其原因在於本

黨主義之不能貫徹，尤在於本黨主義有貫徹之可能

性，內外交迫不樂其可能性之實現而交相摧退之。

本黨秉政以來七八年中，其主義不能貫徹之理由，

時間限之，人力限之，過去歷史因果限之，本黨同

志不憚坦白向國民請罪，而不能屈服於投機之政客

，竊國之狐鼠。換言之，純潔之國民可以課本黨對

國事之責任，醒寤之政客，投機之談士，根本無資

格向本黨算賬。過去事實，國難發生以來之事實，

足以證明本黨之組織與主義，實爲渡過國難強有力

之基礎。本黨與中華民國，有內在的不可分離之因素。本黨不敢忘其創造者於國家民權之信念，自來未嘗利用其權力視國家為私物，數年來歸政於民之決議宣言，昭示內外者，何止一次……政治更新之道，無事他求，只在奉行本黨之主義。回顧本黨之歷史，則今日若干不滿意之現象，自易消滅……今日不樂本黨之存在者，必為國家之仇讎，今日公然威脅本黨放棄其政治上特殊責任者，必為民族之敵人。正因國家內外憂危之互迫，本黨所負特殊之責任益不能放棄……

這一段文章裏所指示的很簡單：中國的國難都是別人阻撓國民黨貫徹主義的勾當，黨人可以置之不理；黨外的人不能替國民黨算政治賬，因為除了無識的老百姓以外，都是有作用的，沒有發表言論的資格；挽救國家的責任只有仍由國民黨担当，只有奉行主義，主義能否奉行則不必過問。換言之，黨裏的人認為訓政應當繼續進行，方向無須改變；民權等等可以宣示，但不必實行；黨外的人發出一聲責問便成民族的仇讎，國家的盜賊。

這種見解我們實在不敢苟同，因此我們不得不冒仇讎和狐鼠的大不韙，說出我們的意見。我們承認國民黨與中

國革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我們同時也能看出，大凡一個革命的政黨在革命工作進行的時候可以收獲偉大的功績，在革命完成開始建設的時候，往往便難孚衆望——法國蘇俄等國的革命昭昭在人耳目。故在此時期中受到誹謗批評原可認為革命後很通常的現象。雖則不一定是「應有之遭遇」或「必經之階段」。有一位史家說：「在革命時最著功勳的工作人員在革命成功後往往是沒有什麼用的。他們竭力取得他們所不夠資格做的官職。他們拼命在暗中活動的習慣使他們不容易和衷共濟。」(F. S. Oliver, Politics and Politicians, P. 50) 這句話是那個革命後的國家

都適用的。中國亦非例外，故我們不能對革命黨人過事苛責，因為他們究竟只是革命黨人，不一定是建設者。但是如果他們當政後依舊頑冥不靈，受到七八年苦痛的經驗，還不思有所改弦更張，最仁慈者也便無從寬恕。中國現在的情形便是如此。革命黨在革命成功之後便把政權一把抓住，但是只知抓住政權，不知政權怎樣運用才能達到革命最終的目的，甚至連目的都完全忘却。舉例來說，隸國大綱，訓政綱領都是國民黨最高的政策，黨人都得竭力奉行，但是近六年來會奉行未？土地政策是民生主義的根本原則，當局會想到奉行未？如果這些政策只是擺在那裏永不

奉行，而天天說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時機未到，時機何時才能得到？主義何時才能奉行？現在黨國最高當局有訓政結束的籌備，黨裏的人反而出來反對，這是否違反黨綱？是否抗不受命？因此我們認為黨裏的人不能再長此做夢，領袖們的意志還得遵守，主義當然更得雷厲風行。就憲政問題來講，黨內上下都得澈底認清，誠心誠意，齊心合力謀憲政的實現，是國民黨的天職，是國民黨今後成敗利鈍之所寄。凡是國民黨員不得抱住政權官爵不放手一事不做，詆外界的批評指責者為仇讎狐鼠，掛羊頭賣狗肉而坐待國家的淪亡。

憲政的實施一般觀察尚須經過相當預備，預備的工作恐怕也逃不出建國大綱，訓政綱領的輪廓。國民黨當政六年，訓政綱領列入約法亦已四載，怎的還沒有絲毫實現的影響？這是國民黨應向國人請罪的。但是請罪只是消極的做法，我們得從積極做起。積極的工作可分數端：

第一，我們一定要有強有力的政府才能勝任積極準備憲政的工作，國民黨因此如要認真遵奉主義，便得立刻建立這樣的政府。以往建國大綱，訓政綱領——黨義和根本大法——之所以未能實行大半由於政府根本沒有實行它們的力量，力量的缺乏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制之不良。在本刊

上我曾為文主張改革政制（第一六二及第一六六號），主張立刻覺醒「精誠團結」的美夢，裁汰政府為人而設的機關，遣散變態附鳳的冗員，由此而產生真正負責的政府，受監督的政府。我以為這樣的政制改革可以使得我們得到強有力的中央指揮機關來着實實行黨義。自從這個建議提出後，受到許多的批評，大約黨裏的人都認為這是不能辦到的。但是能否辦到完全要看黨政當局有沒有誠意與決心。如果黨裏認為目前的局面是國民黨千鈞一髮的危機，認為長此抓住政權官職不放手而無所事事的態度是國民黨致命之傷，改革當然可以成功，期待的結果當然可以降低。六中全会五全代會也許要從詳討論到政制改革，我們希望他們不要以通過一紙空頭的憲草為已足，第一要看還在當前政制的改革。

第二，訓政的成功要賴舉國上下通力的互助合作。以往的失敗，一失敗於當局毫無誠意的表現，二失敗於當局對於輿論的箝制，禁止人民的督率。當局的誠意如果可以从徹底的政制改革表現出來，第二步積極的工作便在能便在下者與當局合作，開放輿論的箝制。當局如果能夠虛心接受全國各部分善意的批評，公開與國人討論，則上下便能收到互助互利的效果，指批評者督責者為「投機之政客

，竊國之狐鼠」，那是最缺乏眼光的看法，是高明的黨政當局所不應有的辦法。

第三，政制改革同時應有更澈底黨的改革。本刊第一七三期有一位從事於黨務工作的賀嶽僧先生「論改良黨務工作」的文章，其中有許多經驗之談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他說近年來外界批評黨務的情形：

并不完全是黨外人士因詬忌之心所形成的反感，而實在有許多是黨部工作人員自己的程度太低所致而來。上級的中央委員我們不說，但中級的各省市黨部負責人，其地位居全省市人民的領導者，這是何等重要，然而就智識與能力言，則優越的固然有，平庸的實居多數，以這樣的人才而居指導人民的重要地位，其不能在工作上表現什麼成績，在社會上引起人們重視，那是當然的。

賀先生認為這是現行「委員制」的弊病，因為各省市黨部的委員制和中央政府的委員制一式，都成了「一個養士的機關」，即是借此分贓的局面。我們覺得賀先生的觀察還不澈底。現在黨部的萎靡不振，委員制固有闕，最大的原因却在這個各省市設黨部的辦法根本不是行得通的制度。各省市的行政官吏——省政府主席，委員，綏靖主任，各

市市長等等，大都是中委等類的黨務重員，而各省市的黨務工作人員却都是比較下級的，上級的則都兼任行政官吏。這種事實有兩個不可通的地方，（一）如果黨務人員兼為官吏，監督指導者即是被監督被指導者，黨務自無成績可言；（二）如果黨務人員不兼任行政官吏，他們在黨裏的地位一定較行政官吏為低，叫下級的黨員來監督指導黨裏的領袖，寧有此理。所以我們認為黨務工作的改革也是當前一件最急切的要圖。改革黨務無異廢除許多黨員的職務，故當局不敢輕率出之。但是當局如果有誠意，有決心，來貫徹國民黨的主義，這種毅力是不能缺少的。同時，這種改革與憲政問題是息息相通的，因為從此可以表現國民黨勵精圖治的決心，決心若不表現，憲政——國民革命最終的鵠的——也永無達到之一朝，何況省市黨部裏戶位的委員們很多都是最反對任何種黨政改革的人呢？

以上三端，弊舉大者，是憲政實施三種初步的但最重要的工作。國民黨之是否有貫徹孫中山先生遺教，皆視當局能否做到這三步工作。制定一部憲草而不實施，或再頒行實施一部類似現行約法及國府組織法的憲法，甚或制定一部類似清末九年預備立憲計畫或把建國大綱及訓政綱領重鈔一遍公布出來，都是些無補實際的工作。至若抱着現

在的一切一切不改革，更不許別人談改革，沒有成績時怨天尤人，則更是下策之下策，為高明的革命黨所絕對不屑

取的。

二十四，十，二十四。

耕者肯有其田嗎？

吳世昌

近來常常在報章和刊物上讀到論「田賦」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國有」的文字，引起我一點感觸。關於這方面的學說理論我是絕對外行，但如果我可以處在「鄉下人」的地位，則我有一點事實上的常識，可以貢獻一點意見，請求指教：——「鄉下人」當然也各處不同，我得聲明我是江浙的鄉下人，那地方的田地和稅收比別處豐腴些，也許可以代表一部分比較重要的事實。

這問題中的主要關涉者是佃戶和地主。佃戶的窮困即所謂農村破產；而一般人認為坐享其利的地主，其實在普遍的凋敝情形之下也照樣破產。在年豐歲足的時候，地主固然安享現成，十分可惡；但以其所知，近十年來的地主則事實已經成為替地方政府掌司賦稅的「經紀人」，而且是常常要賠本的經紀人。——這需要事實的說明：

原來中國的田賦，民國成立以後的制度仍是沿襲清代遺制，除了零零碎碎增減（事實上有增無減）一些附加稅

之類外，並未經過澈底的整理或改革。這舊有的田賦，包括「銀子」和「漕米」二部。本來田主完納的時候，老老實實捐了百分之若干的米或穀到縣衙門，上橫過斛。後來把「糟米」折合了市價，每石銀幾兩幾錢，後來又把銀兩折合通用銀元，又後來，各種各樣的附加稅都加了上去。每逢米價漲一次，折價也隨之增高，附加稅又隨折價增高，而米價跌的時候卻並不將折價減低；這樣有增無減，田賦的稅率永遠以若干年來的最高糧價為標準。最近兩年平均糧價較民國十五六年時減至一倍以下，而田賦的「折價」如故，附加稅有增無減。在佃戶方面，他們照例以耕作所得的歲穫之半作標準，納與田主。如納足歲穫之半即算十足年成，平常以七，八折為通例。佃農完租以後所剩的，除供一家全年口糧外，即贖作衣服日用仰事俯畜之資；毀滅或不足，即成破產。在田主方面，近年以來，因為上述的「折銀制」的壓迫，每年所收租米糧價所得竟不夠納稅，因

此他們都成了替地方政府軍司賦稅的「經紀人」——最好是「義務的」，常常是「賠本的」「經紀人」。

這情形在小城市內逐漸變成非常嚴重。我前二年回鄉，知道有許多大田主因為歲租所入不夠納稅，把家裏的宋版書，名人書畫，古玩，賣了納稅。古董書畫是一年兩年賣得完的；還不夠，則鐵索郎當以入囹圄。宋版書和書畫流通一下固然也不壞，但這情形所象徵的農村社會整個不安是可怕的。至於小田主當然更可憐。即如去年旱災，各地田賦核減至二成三成不等；事實上農民即有二三成收穫，一年的口糧還不夠，豈能還租？田主當然粒米無收，而這二成三的賦稅則須田主白賠。今年是大災之後，瘡痍未復，不管年成如何，照例也不還租的，但如果豐收，田賦仍須十足繳納。這種情形由來已久，前兩年我已知道有許多田主把契券送給佃農說：「我們該（享有）田該夠了，現在讓你們該該罷！」（他們真願耕者有其田！）佃農瞪了眼珠搖搖頭：「保長（稅吏）巡警凶得來，我們吃勿消（受不了）。我們從祖上還租還下來，現在只要還下去就是了。」田主被「保長」逼得緊了，——保長有時帶了巡警，巡警有時帶了鐵索，他們益發急，把契券索性送到縣衙門的櫃檯上，（他們真願土地國有！）櫃檯上的稅吏也不

要，結果有把田契貼在大門上或寄給縣政府，逃往他縣，以避入獄的！（四川據說也有這樣情形。）如果兩年以前已經如此，經去年旱災以後只怕更要如此。

從這些粗淺的事實看來，我的笨想，以為在田賦問題未解決以前，我們現在還談不到什麼「耕者有其田」，「土地國有」一類問題：（當然我也不否認那些問題的必要性）因為在現行的田賦制度之下，即使無條件把田分給農民，他們也納不起賦稅，只有更苦；此後「地保」「巡警」和「鐵索」將不入田主之家而入耕者之家了。即使政府無條件把田沒收，也不會憑空從地中長出金子來。在田賦問題未解決以前，一切救濟農村的工作祇怕都是陸象山所謂「支離事業」而已！中國歷史上社會基礎的穩定和動搖大都視農村之安否而定。那關鍵全在田賦問題上；所以每換一代或經一次革命，要恢復到社會正常的秩序，未有不澈底改革一次田賦的。清初之所以能維持社會秩序，就靠他力誠明季田賦這一點子德政——明末地主壓迫農民，其動機即由於田賦太重。中國的農村現在已經危險到什麼程度？我們此刻既然自己有一個政府，對於這樣嚴重的問題，似乎不必再等別人來替我們解決了。我們總該記得明末流寇的一句口號：「跟闖王，不完糧！」現在共產黨紅軍之所

以構成的原因，其異於明末流寇者幾希！

但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反對「土地國有」和「耕者有其田。」問題很簡單：在中國此刻農村尚未科學化，機械化，還要靠農夫的臂力汗血耕作的時候，每畝田的出產量有可憐的限度。地方政府每年要從這上面徵收很重的稅收，作為主要的政費，即令耕者有其田，也等於和耕者爭口中之食。耕者一年汗血所得，還是不夠溫飽，還是要「孝敬」別人。在耕者看來，其為「孝敬」等耳，田主與衙門奚擇焉！所以即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國有」，田賦還是先決問題。一時耕者不能有其田，土地不能國有，田賦問題更須及早整頓改革。

但要改革田賦首須牽涉地方財政，次及國家稅收，這

論地主的擔負

吳景超

吳世昌先生，在本期裏，以「鄉下人」的資格，寫了一篇「耕者肯有其田嗎？」在那篇文章裏，他報告了一件所謂「事實」，就是「近十年來的地主，事實已經成為替地方政府掌司賦稅的經紀人，而且是常常要賠本的經紀人。」「鄉下人」的種類是很多的，有地主，自耕農，佃戶

八

類問題都要讓專家好好去計劃，作者不配多談。但我以為有兩點可以考慮的，姑且提出來談談。第一，減輕田賦以後國稅驟減，必定要從嚴格的累進所得稅中補償，不能為要遷就一部分的富商與閹人，仍用變相方法只榨取下層民衆，容縱富戶。第二，鑒於中國近年天災之慘烈，前人的穀倉和漕運制度應當鄭重考慮，極力設法使它在最科學最有效的情形下恢復。

我因對於這些問題極外行，鄉下人的看法，所談僅止於此。這篇小文算不得什麼理論，只是一點小小的感觸而已！

九，十七，一九三五。

，僱農等等。我們現在暫且不管吳先生是站在那一種鄉下人的地位來說話，我們只願意指出他的所謂事實，是很真確的。

關於吳先生的家鄉，所謂江浙一帶的田賦，我們已有不少的報告，現在我只把手邊所有的，舉出幾件來看看，

然後再回來回答一個問題，就是：「江浙一帶的地主，是賠本的經紀人呢，還是不勞而獲的剝削者？」

第一，我們看南通的情形。南通的棉田，每千步（約等于四畝）可收籽棉三担，值四十元；棉稈十担，值六元；麥三石，值十三元；麥稈四石，值二元，共計六十一元。每畝收入，約十五元。植棉的大都為佃農，納租約去產物十之四。換句話說，地主出租棉田一畝，可收租洋六元。南通的田賦，正稅及附加在內，每畝不過一元左右。植棉的灶地，田賦最輕，每畝只納稅一角。地主每畝的淨收入，平均約五元。佃戶于其所得的一部份中，還要除去各種開銷，如種子，肥料，人工，役畜等等，餘下來的比地主所得要少得多。（南京資源委員會所收集的材料，未印行。）

第二，我們看武進的情形。武進中等田一畝，年可產麥六七斗，約值三元；稻三担，約值九元；稿稈十担，約值五元，合計十七元。假定地主得四成，便是六元八角。武進的田賦，每畝約一元二角。除納賦外，田主在每畝田地上，可淨收五元六角。（材料來源全上）

第三，我們看句容的情形。句容縣每年應徵的賦稅，為五一四，九三九元，連手續費及供應費在內，總共是五

四〇、七〇〇元。以這個數目分派給有田地的人，平均每一市畝納稅約七角。這個稅率和各等田地的租價相比，其結果如下表：

每市畝納稅率占租價之百分比

水田	旱地
上等 二〇	四七
中等 二六	七〇
下等 三七	一〇〇

據上表，只有下等旱地，每市畝所納的稅，等于所收的租。其餘的田地，以收入的租來納稅，總是用不完的。同時我們還要記得，下等旱地所納的稅，根本便不到每市畝七角，所以就是下等旱地的地主，于收租納稅後，多少也還有點盈餘。（張心一等：試辦句容縣人口農業總調查報告）

第四，我們看吳興的情形。一個實地調查的人這樣的說：「就地主言之，上田畝收租米七斗至九斗，現值五六元，納稅去租息四五分之一。砂田畝收租米三斗左右，納稅去租息之過半。民十八浙省頒佃農二五減租暫行辦法，二十一年復加修正。時有少數佃農，要求七五折交租，業主以撒佃相要挾，致糾紛迭起。業佃雙方，常訴請鄉鎮長

仲裁，而鄉鎮長多爲小地主，佃農常不得直。（萬國鼎：
吳興田賦第六章）

第五，我們看蘭溪的情形。蘭溪縣上等田每畝收入約一六·三元，支出約一一·七元，贏利爲四·六元，每畝稅率爲·五三七元，賦稅占贏利的百分之一·六。下等田每畝收入約五元，支出約三元，贏利爲二元，每畝稅率爲·〇八六元，賦稅占贏利的百分之四·三。這是從自耕農的立場而言。如從地主的立場言，上等田每畝收入之一六·三元中，如地主得四成，即爲六元五角，除去田賦五角三分外，地主每畝淨收入幾達六元。別種田地，亦可類推。（萬國鼎：蘭溪田賦第六章）

第六，我們再看龍游縣的情形。龍游縣穀租的高度，平均佔到收穫量一半以上。龍游縣自耕農所納的賦稅如下：從正稅附稅的總計，是五角另七厘，但加上保衛團的畝捐及自治戶捐後，每畝已稅到九角另四厘了。如此，農民不問水旱災歉，納于政府者，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這兩種統計對照一下，我們就可看出自耕農納于政府的，只佔收入百分之二十，而佃戶納于地主的，却佔收入百分之五

十。地主收到這百分之五十以後，再照自耕農的稅率納賦，他還淨得每畝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浙江省農村調查）

由上面這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在江浙一帶，佃戶獻給地主的租，比地主交給政府的賦要多。地主以收入的租，除去納賦外，是有盈餘的，所以他是一種不勞而獲的剝削者，並不是賠本的經紀人。至于吳先生所說的許多大地主，出賣宋版書及名人書畫的事，我們到相信是有的，因爲這是中國歷史上敗家子弟所常做的事。不過說他們賣了這些古董去納稅，我却有點懷疑，正如我們要懷疑一個不肖的子弟，賣了家私去嫖賭，而說是去捐款救濟災民一樣。

中國的田賦應當減輕，我也同意，不過我們如作這種提倡，乃是爲自耕農着想的。至于地主，（孤兒寡婦除外）假如政府有什麼方法，把他們那些不勞而獲的收入，盡量吸收到國庫中去，不留一個錢給他們，我們也不說半句批評的話。

歐洲國際紛擾之原因

王化成

歐洲國際關係，始終無安定之一日；真可謂月月有事，年年有事。余去秋在意大利登岸未久，南王與法國外長，同在馬賽被刺。一時國際風雲緊張，歐洲大戰，幾有一觸即發之勢。幸各國力持鎮靜，此事得和平解決。不久，薩爾人民投票，德國重整軍備，最近復發生英意對阿糾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無甯日也！

歐洲之所以如此多事，其原因須自各國現狀中求之。無論何國，其國策不外求國防安全，經濟繁榮，與民族統一。在現時歐洲各國中，對於以上三者，或如英法，已經達到目的，心滿意足；故只求維持國際現狀，俾既得權利，不致動搖。他如德意，目的未達，故對現狀不滿，只願天下多事，以便另謀出路。兩者因處境之不同，於是國策迥異。前者則擁護國際聯盟，提倡裁軍縮備，反對侵略戰爭。後者則窮兵黷武，認為戰爭乃達到國家安全繁榮與統一無上之工具，惟有以武力，一國方能更改其不幸之境遇。

人；於是造成十九世紀種種民族自決之戰爭。巴黎和會，忽視各國經濟自給之需要，今而後之國際糾紛，從此起矣！在昔列強之競爭殖民地，商場，或原料，其成敗得失，所關尚小。今而後之國際衝突，將為列強生死存亡之關頭也。

一國之內，個人處境，亦有差別；猶如國際社會中，各國之境遇不同。但個人能以和平之方法，逐漸改良本身之境遇，而一國家欲達到此目的，則惟有戰爭之法一。再者，一國之內，私有土地，其所有權須依合法手續而取得，既得之後，並受國家之保護。國際社會中，則又不然。國家之領土，無一不以武力取之，武力守之。國際社會，既不能過問於前，亦不能保障於後。凡此種種，均足以與不滿意現狀之國家以明示，惟有武力，方能轉變一國之命運。

茲將歐洲主要國家之狀況，分述于後：

德國

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不顧民意，宰割土地，使

所謂歐洲問題，大部分亦即是德國問題。歐戰以後，其國防上已無安全之可言。德法界上，所有重要軍事根據地，如 Metz, Toulonville, Strasbourg, Molsheim，完全喪失。其東境損失之土地更多，固有之國防建設，盡落他人之手。東普魯斯且被隔離，德國軍備有條約限制，萊因河一帶武裝廢除。國之四週，盡係仇敵。至於經濟方面，德國亦決難自給。

Alsace-Lorraine 之鐵，Saar 與 Silesia 之煤，以及 Posen 與 Alsace 之糧食，喪失甚多。同時原有殖民地出產之供給，亦皆斷絕。再加各國提高關稅，猶太人排斥德貨，愈使德人感覺經濟現狀之不易維持。從民族自決言，德國之問題正多，巴黎和會時代，協約國會以民族自決為言；但對德未敢適用，因果一致待遇，則德奧應聽其合併，德國以外之一千萬人民，應任其歸順祖國。如此，德國之土地大增，而人口總數，當在七千五百萬左右，歐洲各國，愈無安枕之日矣。

德國現時外交之目的，在求德國民族之統一，軍備待遇之平等，並逐漸向中歐發展，以解決其經濟自給之難題。一九三一年，德曾與奧進行關稅合併，法國反對特力，一方面借金錢勢力壓迫維也納，一方面利用政治力量，獲

得世界法庭反對合併之判決，事遂中止。而德人失望甚深，自不待言。及世界軍縮會議開會，德人力爭軍備平等之待遇，復遭法國拒絕。至此，德人對於國聯完全失望，因以退出，另覓途徑。而希特勒之勢力，於是促成。德國現已重整軍備，各國無如之何。他日德人實力養成，更進而謀土地之重行分配，均意中事也。

法 國

法國境遇，比較優美。本國面積大，殖民地又多，國內人口僅四千餘萬，逐年亦無增加。在經濟上，堪稱足自給。就民族自決言，亦無問題。至于國防之安全，法國處境，遠優於一般隣國。法德間軍事重鎮，盡歸法人掌握，萊因河一帶，武裝廢除，德國軍備，曾經限制。東南與意大利交界，防禦工作堅固，更有天險可守。法國陸軍，現時在歐首屈一指；至於海軍，除英而外，當以法為最強。外交上，同盟國特多；並有英意保障其對德安全。法國之境遇，雖屬差強人意，但其對於安全問題，無時不岌岌自危。其故有三：（一）法國屢敗於德，普法戰爭時，法國慘敗，此次歐戰，又幾不免於難。（二）德國人口約六千五百萬，且年有增加。法則僅有四千萬，多年如舊。（三）

德國科學發達，其工業化程度，遠非法國所能及。凡此種種，皆足使法人寒心而有餘。故自歐戰以來，法國惟一之國策，即在求一絕對之安全。在此目的未達之先，決不願德國恢復其原有之勢力與地位。法迫索賠款，反對德奧合併，以及拒絕德方軍備平等之要求，皆根據于此項國策而來。法在巴黎和會時，曾力主增強國聯，以防侵略。事為各國反對。於是法國惟一希望，即在英美與法之同盟協定，而此又不幸在英在美同遭拒絕。故此時若欲法國一變其對德態度，必須英美保障法國安全，必須德國重歸國聯，必須德國接受東歐南歐協定。總之，必須德人承認現狀，不作任何侵略行動，而後可。英美一日不願在歐多增負擔，則法國一日不願以平等公道待德。

英 國

歐洲各國中，以英國境遇為最優。工商業發達較早，故向海外發展，亦遠在他國之先。至今世界各處，無一處無英國屬地，以經濟自給論，當然首屈一指。民族統一，亦不成問題。至於國防安全，除世界最強大之海軍，更有英倫三島之險可守。最近英國情形，頗有變更。(一)英國因工業革命較早，他國工商業難與為敵，故一向採取自

由貿易之政策。近年來，德美日工業發達，超英而上。此種國家之貨品，不但在世界商場上，為英貨之勁敵，且有時侵入英國市面。故最近英亦不得不採取保護關稅之政策，以資救濟。(二)英國國防，原賴三島環水之險，更有強大海軍，為之保障，自空軍發達以來，英之天險已去，從此大陸糾紛，英雖欲袖手旁觀，而不可能矣！(三)英國原有之主要殖民地，已先後升為自主洲，其發達程度，漸與祖國相等，一切內政外交，完全獨立。與祖國惟一之關係，僅一共同之君主而已。自主洲在外交上，極不願祖國在歐擔任任何責任，惟恐連累。故英國在外交上，往往不敢自主，恐失自主洲之歡心。若世界第二次大戰，不幸發生，大英帝國有無根本動搖，未可逆料。

英在各國中，為對於現狀比較滿意者之一。國際聯盟，是歐戰後維持現狀之機關。故英國當然為國聯忠實會員。日本之侵佔滿洲，與德國之推翻軍備限制，將國聯之威信掃地。最近，義大利復公然吞併阿比西尼亞之圖謀；如果任其所為，則此奄奄一息之國聯，亦必隨之壽終正寢。處此情形之下，英國不容坐視。且義向東非發展，於英亦極不利。故為公為私，不得不出而主持正義，此近日英意衝突之所由來！

意 國

意大利在昔原有民族統一之問題，自歐戰後，取得 Trentino 與 Trieste，此問題遂完全解決。國防上，法意間原有天險可守，北方更有瑞士奧國爲之屏障。故就陸上軍事言，意大利頗可高枕無憂。至于海空防守，則稍欠安妥。英法海軍，均較意爲強。意之主要城池，隨時有被轟炸之可能。至于經濟自給一層，意之情形最糟，意國人口，年有增加，本國既無法安置，海外復無處可去。最近，法美等國，限制意人移民，于是出路愈少。本國各種出產，極不豐富，尤以工商業必須之煤鐵，最爲缺乏。北非雖有一二殖民地，大多地瘠民貧，無補於事。處此情形之下，意不得不力求向外發展。

意國向外發展，頗爲不易，北有法國虎視眈眈，東有小同盟，勢不可侮。地中海沿岸一帶，又多英法屬地，無計可施。最近，阿比西尼亞因與意屬邊境，發生衝突，意遂認爲千載一時之機會，必欲吞併阿國而後甘心，大有飢寒之徒，挺而走險之概。

德與意對於現狀，同爲不滿；修改和約，重分富源，同爲兩國之目的。故原有接近之可能。最近，德國對奧抱

有必取之心，而意則不願德之勢力，向中歐發展，更不願與德直接爲鄰，故反對甚力。去夏奧總理多而夫斯，因國社黨人暴動而遇害。至此，意遂決然聯法以抗德。于是意法訂約於羅馬，重歸於好，共同保障奧國之獨立。

意法原不睦，由於法方庇護意國失意政客，在法活動；與二國在東歐及地中海上勢力之衝突。法在歐最有力之結合，爲小同盟，其中尤以南斯拉夫反意最烈。今法意交好，南國灰心，有與德接近之勢。法人爲預防小同盟崩潰起見，特約南王，赴法會商，此去年十月間之事。不幸南王甫在馬賽登岸，即與法外長同飲彈而亡。

俄 國

俄國無民族統一問題，同時地大物博，堪以自給。國防上亦有相當之安全。故在歐洲各國中，亦爲樂於維持現狀者之一。蘇俄革命之初，歐西各國，視爲洪水猛獸。蘇俄復倡世界革命，愈使他國不安。最近俄國一心對內，從事建設，放棄世界革命之主張。於是西歐諸國，紛紛與俄先後復交。去秋俄更加入國聯，恢復其國際社會中固有之地位。

俄之加入國聯，動機在於對德。當歐戰方罷之時，德

俄二國，同被排斥於國際社會之外，故二者頗為接近。一九二二年，更有 Rapallo 條約之締結。及至一九二五年，Stresemann 主持德國外交，與法連絡。至是，俄德間交誼漸疏。及至希特勒登台，認為西歐無出路，德國惟有向東歐發展；更於一九三三年，與波蘭訂立十年不侵犯條約以謀俄。俄大恐，遂加入國聯，而與法攜手。

歐戰後，奧匈帝國崩潰，繼承者，有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及奧，匈兩小國。此一些國家，因處境之不同，對於現狀，亦分滿意與不滿意兩派，正與大國

相同。於是歐洲之國際關係，愈益複雜。

總之，歐洲紛擾之最大原因，在一般不滿意於現狀之國家，無由用和平合法之手段，改善自身之境遇；同時一般較為滿意之國家，對於自身優越地位，固不肯放棄；同時在安全未有絕對保障之前，對於不滿意現狀之國家，亦不肯以公平相待；惟恐其復興，而有所不利於己。此乃根本問題，若不解決，歐洲永無甯時！解決之方，惟有增強國際組織，俾國際間不公平之待遇，得以逐漸改善；非法侵略之戰爭，絕跡於世界。真正太平，庶幾有望焉！

蘇俄旅行記 (十九)

丁文江

高加索斯

喬治安軍用公路 (Georgian Military Road)

九月二十日我們六點鐘起來，預備出發。旅行社的經理是一位在美國居留過的青年。他告訴我他的父親是土耳其人，母親是猶太人。他恐怕路上有困難，親自送我們到南面通汽車的終點。可是我們從六點多鐘等起，等到九點方始出發！

我們先過庫拉河，到河的右岸，然後順着河而上。地

質上這裏是所謂 Sabourthalo 向斜層。不幾步就到所謂

Lisi 背斜層。一過庫拉河就是喬治安軍用公路。路面舖有石子，汽車走得很快。可是剛走到上面所說的背斜層，橡皮輪破了。停車換輪子，就費去二十五分鐘。再開車就走到第二個向斜層 Syncline Dighori。這裏露頭不好，地層的傾斜也很緩。不久就到了一個倒轉背斜層，始新統的凝灰岩一齊倒轉向南傾斜。遠遠的已經望見阿拉瓜 (Arqar) 河口，與庫拉河合流。河從山裏的峽谷出來的地方新造了

一個大閘，把閘後的水面升高二十三公尺，再經發電機放了出來。這一座水電廠能發電二萬六千五百基羅華特。供給地夫利斯城以外，還可用于喬治安國其他的工業。再過去就是木去克特(Mitchka)城。這是喬治安王國第五世紀的都城，城裏有許多中世紀的建築。我們穿城而過，看見新統與始新統的地層道掩覆在中新統砂岩之上。

順阿拉瓜河谷向北，路很平坦，沿途只看見平層的沖積地層。過了自來水廠以後，公路離開了阿拉瓜河谷，緩緩向上，在邱陵地裏走。離木去克特約二十多公里路忽向下到都謝特(Dusnet)。再向北過一道崗嶺，下到阿那奴爾(Aanur)，又走到了阿拉瓜河邊上。一過都謝特都是始新統上新統岩石，但是露頭很不好，看不出甚麼來。將到阿那奴爾才看見白堊化的最上層。裏面夾有石板石(Lithographic limestone)。在有石板石露頭的橋頭上，公路一部分被水沖壞，路面上有許多石塊把汽車的橡皮輪又壓壞了一個。下來換上輪子，又費去了二十幾分鐘。

從地夫利斯到阿那奴爾的路，才不過到通汽車終點的一半，這一段路面很好而我們已經毀了兩個橡皮輪子。從此向北路越走越壞。我們再沒有輪子可換了。萬一車壞了，豈不是進退不得？我忍不住把這話問旅行社的經理。他

只是搖頭說，「走到那裏算那裏！」

從阿那奴爾路順着阿拉瓜河岸一直向北，岩石都屬於上下白堊紀。褶疊成倒轉層，倒向南方。公路被水沖壞的地點很多；有的是一大塊泥塘，有的是一大堆石子。遇見泥塘，我們大家運石子填着；遇見石子，我們大家把大塊的尖角的運去；才逐節的慢慢通過。到了十二點半鐘，居然到達了離地夫利斯九十三公里的巴沙腦爾(Pashanur)。

這是山裏的一個大村子，軍用公路的車站。村民都是喬治安人。男女都包着頭，穿着紅花布的衣裙，很是奇特。我們走進了附設在車站的一個飯館裏，在院子裏坐下。點了Shanlik，俄國菜湯，黑麵包，飽餐了一頓。飯館子裏裏，廊上坐滿了喝酒的客人。一羣喬治安人走了過來，一定要敬我本地的葡萄酒。我再三辭謝不得，只好勉強陪他們半杯。他們却一杯一杯的痛喝；有一位等不及用杯子，拿起瓶子來直倒！

旅行社經理告訴我在此地僱好駝行李的牲口等我們的，因從此到汽車的終點只有三公里了。我們吃完了飯老等着，不見有駝馬或是腳夫。問起來才知道村裏沒有人肯去！等到一點半鐘，旅行社的經理來說，駝馬僱好了，在汽車的終點等我們。連忙坐上汽車，走出村子，不到三分

鐘，就到了汽車不能再走的地方。原來公路是在阿拉瓜河邊上的。發了水把公路沖去了十幾丈，沒有法子可以通過。駝馬呢，却不見影子！只見有一輛公共汽車停在那裏，十幾個男女的客人坐着立着。問旅行社的經理，他說，「不要忙，就會得來的。」他從村子裏帶了一個喬治安人的小孩子，來做翻譯——本地人大半只會說喬治安話。他叫小步向前去看看，有駝馬來沒有。我纔恍然大悟，他事前並沒有僱定任何牲口和腳夫，不過希望有從北頭來人，可以順便把我們帶了回去！果然不多時這位小孩子帶了一輛小馬車來。車上裝着許多行李，一個女人。旅行社的經理叫他把行李女人轉到我們坐得來的汽車上去，好騰出馬車來運我們的行李向北去。車夫無論如何不肯。他說，「我們講好送巴沙腦爾的，有話送到巴沙腦爾再說。」沒有法子，只好放他走，却再三的囑咐他到了巴沙腦爾，趕快回來送我們。我們呆呆等着四十多分鐘，毫無音信。連旅行社的經理也着急起來。他提議把我們的行李放在路邊上，他坐汽車回去僱馬車來。他這一去又是好幾十分鐘，毫無音信。天又下起雨來！我們趕緊把行李搬到一個石巖底下躲着。正心焦的時候，北方來了兩輛馬車。在路邊上等着的男女客人圍上前來，要求送他們向北去。我請布拉哥

獨立評論 第一七五號 蘇俄旅行記

佛林也擠上去談判，無奈他不會說喬治安話，趕車的又不懂俄國話，弄不清楚。不多時這兩輛車子被六個客人搶去，急急忙忙的冒雨涉水走了。此外的客人看天色不早，沒有希望，紛紛上了原來的公共汽車，開回巴沙腦爾。只留下了布拉哥佛林和我兩個人癡癡的等着。

從一點三十五分直等到三點一刻，旅行社的經理才同着小馬車來了。他再三道歉，又告訴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起都打了電話給烏拉底加烏加斯(Vladivostok)，叫汽車在那一頭等我們。「丁先生！你放心。汽車遲早都得等。等不到你，他明天也不敢走的！」

我也沒有功夫怪他了——六點鐘天就黑了。我們要步行十幾公里，才有汽車。上了汽車，還有一百多公里的山路！幸虧雨已經不下了，但是路很難走。公路完全是順阿拉瓜河走的。大河兩邊之支流，因為坡度很陡，發水的時候把山坡上的石子石塊一齊沖了下來，舖在支谷口的路上，成了一個個「礫石丘」(Gravel cone)。沿途微得有修路的民工，但是這種礫石丘小的也有一丈多寬，大的到十幾丈，裏面的石頭從三十立方公尺到一立方公尺不等，豈是短期所能搬運得了的？何況許多的工人，坐在石頭上休息着，並不加緊的工作。假如我們不肯步行，就是在地夫利

斯再等十天，道也是不會通的。

運行李的馬車形式很像英國的 Dog cart。後面一個長方匣子，放着行李。前邊一塊木板，連趕車的可以坐兩個人。兩個很薄的輪子。馬是高加索的小馬，還不如蒙古馬大，但是走山路異常的穩巧。遇見礫石丘，我同布拉哥佛林很要小心纔走得過去，而這輛小馬車却往往走在我們前頭。

岩石完全是上條備的砂岩頁岩。褶疊的很利害，但是露頭既不明顯，我們又心慌，只顧着走路，沒有工夫細細的研究；反不如坐在汽車裏面看得明白。風景則慢慢的比巴沙臘爾以南雄壯秀麗。因為兩岸的山漸漸的增高，山坡多有樹木，阿拉瓜河水很清；寬的地方也有十幾丈。可惜我們走得太匆忙，更無心緒來領略。

走了三公里遇見了十幾個從烏拉底加烏加斯來的旅行團。其中大部分是瑞士人，但是也有幾個德國人，一個日本人。因為走路有快慢，他們走的參差不齊，最前與最後相差有兩公里以上。我們第一次遇着的是兩位瑞士的青年。我問他們到有汽車的地方還有多遠。他們回說，「七八公里。」再走一公里多，遇見了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同樣的問他們。說還有十二三公里。又走了一公里，遇着最

後的一對四十多歲的夫婦。那一位二百磅以上的先生走得滿頭是汗，氣喘如牛。「阿！到有汽車的地方？至少二十多公里！我們跑了大半天了！告訴我還有幾公里我們就有汽車了？」我答道，「我的先生！你今天別想坐汽車罷！再走五公里就到可以通車的地點，可是我知道並沒有汽車在那裏等着。再走三公里，就到巴沙臘爾。那是汽車站，但是也只有一輛小車容不了十幾個人。並且天氣晚了，那一頭的路很不好走，今天你只好在巴沙臘爾過夜了！」「阿！阿！該死的旅行社！該死的旅行社！」我暗暗給他表示同情。不多幾步遇着了旅行社從烏拉底加烏加斯派來的送客的人。布拉哥佛林詳細問他，方知道再有八公里可到 Alay 村。汽車可以通到村的南面。「我們並沒有接着地夫利斯的電話！並不知道你們二位今天要過來！阿，你們的運氣真好。我本來要把四輛汽車都打發回去的。因為我自己想當晚回去，所以留下一輛小車。給汽車夫約好，等到天黑。因為這班旅客走的很慢，我今天眼看見回不去的了。我現在寫個條子給你們帶去，憑這張條子，你們才坐得着車。你們也得趕緊走。天一黑，車開走了，那就沒有法子！」兩個啞巴——布拉哥佛林不懂喬治安話——向高加索山村裏去「望門投止」，不是玩的。不用說我

們的脚步更加緊起來。

走過了一〇九公里的指路碑，布拉哥佛林忽然叫道，「好了！那不是 Melty 嗎？」果然前面轉過澗去看見幾家村落。可是並看不見有汽車的影子。再走了幾十步，到了村子邊上，方看見一輛敞篷的汽車，大家心裏一塊石頭方始落地。找着汽車夫，把行李運過來，不到五分鐘，我們已經離開 Melty 向北走去。

經過 Melty 村子，就看見含炭質的頁岩的露頭。這是中侏儸紀的 Melty 系地層。老遠的望見山上的峭壁，大概是所謂 Tashpi 系的石灰岩。兩系之間還有一千公尺厚的泥灰岩——所謂 Bakran 系。

由地夫利斯來，一路雖然略有升降，然而坡度很小，路線也很直。從 Melty 向西北公路忽然的上高。汽車十幾丈一個灣拐，沿着開邵爾 (Kashan) 河的深谷一條鐵道，好像似長蛇一樣束在山腰裏。岩石除掉了中侏儸紀的水成岩以外有火山噴出來玄武岩和安山岩，不整齊的鋪在其他岩石之上。這大概是第四紀的火山所噴發——高加索斯的高峯 Kaback (五,〇四六公尺)原是一個火山。火山岩比水成岩堅固，不容易侵蝕，所以地勢忽然變高。公路上到火山岩以後坡度又平一點。不久經過 Melty 系黑頁岩，

獨立評論 第一七五號 蘇俄旅行記

路又變爲盤道。離嶺頭約四公里，到了右到爾村 (Grah) 。在這裏公路鑿在鬆軟的頁岩裏面，一小段用鐵皮遮蓋，陡壁用大石砌牆，工程很大。將到嶺上，天已漸漸昏黑。下了汽車，領略四圍的風景。向南一望，從 Melty 來的路是一道峭壁，兩面都是一千四百公尺的深谷，和 Melty 以下適然是兩個天地。因為從地夫利斯到 Melty，雖然深入山裏，而岩石不甚堅硬，河谷比較的寬，山坡比較的平均，坡上樹木很多，支谷裏有不少的園林牧場和小村落。大山在北面擋住北風，氣候異常溫暖。巴沙腦爾以下有許多葡萄園子。Melty 以上懸崖絕壁，只見岩石，不見樹木，除去大路邊的驛站，別無人家。再向西北一望只見許多阿帕斯式的高峯。最高的上面還有積雪。問汽車夫說是 Kuntlar 峯，高三千七百餘公尺。屈指今天走的路，下段秀麗，上段奇峭，最上雄偉，正如從悠喇 (Tuz) 到阿爾帕斯山一樣。

上車開行，兩分鐘就到了嶺頂。這是所謂 Çardar Pass 。嶺的高度新出版的一百萬分之一地質圖作二千八百一十公尺，一百五十萬分之一地形圖作二千四百二十九公尺，旅行社的指南却又作二千三百四十七公尺。足見蘇俄山嶺的高度和我們的一樣，還沒有十分確定。

下嶺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汽車夫把車頭上的大燈開開，却仍然看不見路，才知道走進山霧裏而來了！下山的路完全是盤道，八十丈一個灣拐，一邊是絕壁，一邊是九千尺的深溝，而我們五尺以外就看不清楚！汽車夫說，「今晚只好在此過夜了。這條路白天還要當心，現在霧如此大，我實在不敢冒險！」可是我們十二點半鐘吃的午飯，步行了十三公里，內衣都有點汗濕，在二千公尺以上，敵蓬汽車裏，餓了肚皮，坐着過一夜，不是玩的。於是我們下了車，在汽車前面走，做牠的嚮導！布拉哥佛林不斷的喊着，「向左轉」，「向右轉」！幸虧靠着深溝的那一面，沿路立有石柱子，用石灰粉做白色，雖然在霧裏，一丈外已經隱約可以看見。如此慢慢向下，一點鐘走了六公里，到了戈壁村 (Kobys)。汽車夫堅決不肯再走，要在村裏過夜。我們要求至少走到 Kazbeck，因為那裏有旅館飯店，可以過夜。正在爭執的時候，忽然車頭上燈大亮起來，原來我們不知不覺的已經走出了重霧。于是大家高高興興坐上車，用三十五公里一點鐘的速度，向下開去。不到一點鐘已經走到了 Kazbeck。路上經過一個村子，電燈照耀如白天一樣，問汽車夫說是新開發的石礦。

加志貝克 (Kazbeck) 是軍用汽車路上一個要站，牠在

山北的地位與山南的巴沙腦爾相同。上 Kazbeck 高峯的路從此地起；村即以高峯得名。我們一直到旅行社有關係的旅館去。進門是一間飯廳，擺得有六七個桌子。我們點了肉湯，烤羊肉，開了一罐魚，買了一個西瓜，飽餐了一頓。汽車夫提議在此地過夜。我到裏面臥房一看，床鋪被褥很不潔淨，於是還決定向烏拉底加烏加斯前進。這條路汽車夫走的爛熟。當天早上他還走過一次，並無絲毫的困難。

過了古到爾嶺，就到了德立克河 (Tsel) 流域。軍用路順着河谷向北。加志貝克以南是世界馳名的達利亞爾峽谷 (Darjal Gorge)，最深的地方有二千公尺！軍用路就在峽谷邊上開鑿出來的。露出來的岩石一部分是下侏羅頁岩，一部分是花崗岩，侵蝕的結果成功雄偉奇特的風景，與山南坡大不相同。這種風景在夜間經過，當然失却了機會。可是這一次正是因為夜間經過却又遇着不常見的奇景。因為一出加了志貝克村，過了一座大橋，就下起大雨來。不但下雨，而且有雷電。一直到烏拉底加烏加斯，三點鐘沒有停止。我們一輛汽車，靠着車頭兩個大燈，直衝着雷雨前進。峽谷是一道深不可測的黑影；花崗岩的峭壁許多地方如刷了石灰一般的慘白。路從石壁裏鬆開，往往上邊有大石

斜蓋着 (overhanging)。這種斜蓋的懸崖成功奇特的形狀。黑暗中看去好像魔鬼的遊像一樣。同時峽裏的水聲，山上的風聲，爆竹般的雨聲，和或遠或近的雷聲，使我覺得「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震耳眩目，驚心動魄，一面恐懼，一面快活，是我生平不能忘記的經驗！

軍用路初起是盤道，越下灣拐越少，到了拉爾斯村 (Lars)，路差不多全直了。拉爾斯以上，路大部分在德立克河的右岸。岩石不是花崗岩，就是下侏儸紀的沙岩頁岩。過了拉爾斯，路在德立克河的左岸，已經出了峽谷，但是上侏儸紀與白堊紀的石灰岩有時在路旁也成功斜蓋的懸崖。

編輯後記

△吳世昌先生「耕者有其田嗎？」一篇文章，原題是「關於田賦問題的一點感觸」。我們將這篇稿子送給吳景超先生看，承他寫了一個跋，讀者可以參着看。

△王化成先生是清華大學國際公法的教授，去年休假出國研究，足跡徧全球。這一篇是他在清華公開演講的稿

路面很平坦；不過離加志貝克不遠，有五百公尺新被水冲壞。布拉哥佛林下車在前面步行做嚮導，才始安全過去。

過了巴爾塔 (Barta) 村，路就出了山到了平原。汽車進村子的時候，忽然遇見一大隊兵在黑暗裏動作。布拉哥佛林告訴我，這是因為下大雨特地出來演習的。我看他們雨具很不完備，在雷雨之下，一定要淋得濕透，不覺贊歎蘇俄軍隊的能耐勞苦。

夜間十一點一刻纔走到烏拉底加烏加斯城。旅館很清潔，經理是德國種的人，招待得極其周到。

編者

子，承他惠允在本刊發表。

△六中全會五全代會引起了許多關於憲政問題及政制改革的文字，登在本刊的第一七一號「編輯後記」裏有一個目錄。

商務印書館編輯印

四部叢刊三編

四部叢刊初編出版後，去歲復續編，共書七十五種，計五百冊，亦已全數出版。惟原輯之書，有未及列入及原備今歲續出者，為數甚多，因有三編之輯，祇以四庫珍本宛委別藏先後開印，朝夕罕暇，不得不移此就彼，今二書業經印竣，亟將三編續出，全部仍以五百冊為限，體例一如初編二編，惟發行規則，較續編略有更易，茲將部目簡章彙印成冊，本編內並列入宋刻太平御覽及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查東山罪惟錄兩手稿，特附樣張各一葉，以副讀者先視為快之意，伏惟 公鑒。

惠購預約者立時可取
已出第一期書十五冊

書名如下

- | | | | |
|--------------|-------|---------|-------|
| 尙書正義二十卷 | 唐孔穎達疏 | 覆宋刊本 | 八冊 |
| 詩本義附鄭氏詩譜十五卷 | 宋歐陽修撰 | 宋刊本 | 三冊 |
| 明史鈔略殘本八卷 | 明莊廷鑑撰 | 抄原書久經燬禁 | 三冊 |
|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四卷 | 宋真公武撰 | 宋袁州刊本 | 八冊 |
| 附志一卷後志二卷考異二卷 | 宋趙希弁撰 | 宋洪近撰 | 明萬曆刊本 |
| 傅青主校隸釋二十七卷 | 宋王應麟撰 | 元刊本 | 六冊 |
| 困學紀聞二十七卷 | 宋王應麟撰 | 宋刊本 | 十冊 |
|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 宋釋道原撰 | 四庫未收 | 十冊 |
| 密菴叢書十卷 | 明謝肇淛撰 | 明洪武刊本 | 四冊 |
| | | 比四庫多二卷 | |

發售預約簡則列左

冊數 全編五百冊用手工
式 漢史紙照六開本式
金編紙影印書根加
印書名冊次

預約價 一次交一百五十元
另加郵費九元

預約期 十月十日起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出書期 發售預約之日先出
五十冊餘分三次於
本年十二月明年三
月六月各出一百五
十冊

樣本 索閱請附郵票五分

優待購買本書續編全部及初編續編發行本辦法

一、本編預約定戶同時購買本書續編全部者預定價二百二十元八折計算即實收一百八十四元

二、定戶同時購買初編及本編者
明洪武刊本
劉單行
折計算







